

於可训：让小说有更浓的中国味儿

文/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图/受访者提供

日前,“於可训小说创作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办。近年来,著名文史学者於可训教授投身文学创作领域,已出版小说集《乡野传奇集》《才女夏娉》《鱼庐记》《祝先生的爱情》《渔人故事集》等,其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自觉追求中国风范和中国气派,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个人风格。近日,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写小说是咀嚼反思人生的好方法

羊城晚报:大多数人在您这个年纪时都在颐养天年了,您怎么会写起小说来了?

於可训:我不是现在才开始写小说的,现在只是我较为集中地从事小说创作的一个新阶段。2020年我办了退休手续,那时我已经73岁,在学校的荣休大会上说,我要在退休之后,来一个“衰年变法”,由一个学者变身为一个作家。此后,我就把主要精力用在小说创作上,迄今为止,已发表了百余万字的作品。近五年,我每年都有一本小说集出版,计有《乡野传奇集》《才女夏娉》《鱼庐记》《祝先生的爱情》《渔人故事集》等,此外,还有一些散文作品。

羊城晚报:您从高中时就开始写小说,为什么当时没有坚持写下去?

於可训:高中写小说,是出于文学爱好,只是一种练习。高中毕业后,我到农村插队,进工厂当工人,结婚成家,要面对许多重要的人生问题,就没有继续写下去。直到恢复高考,考上大学,毕业后才留在校从事教研工作,工作之余,我还断断续续地写过小说,也写过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

羊城晚报:您曾说过,“小说是储存人生经验和人生记忆的胃,是咀嚼人生

的牙口”,并提议大家到了一定的年纪去写小说,为什么这么说?

於可训:人到了一定年纪,可以通过写小说去回忆一下往事,咀嚼一下人生。因为人生的意义,不是自然地显示出来的,是要通过你的回味、咀嚼和思考,才能体会得到。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忙于具体事务,无暇也无意去咀嚼和思考人生问题。到了一定年纪,尤其是退休了、闲下来了,就像牛吃草反刍一样,把你经历过的生活,又拿出来咀嚼一遍、反思一下,就能体会到其中的意味,我觉得写小说是咀嚼反思人生的一个好方法。

学术训练对创作有积极影响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近些年来学者进行小说创作的现象?

於可训:学者从事文学创作,古今中外都有,只不过以前对学者和非学者未加细致区分,所以很难说哪些是学者的创作,哪些是非学者的创作。现代社会分工细密,学者创作与非学者创作,很容易分辨出来。其实,这种界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已被打破,新文学作家进入大学任教,大学师生从事文学创作,是一种普遍现象。最近四十年来,从创办作家班到实行驻校作家制度,也在消除作家和学者之间的隔阂。

羊城晚报:学者小说有何特别之处?

於可训:学者从事文学创作,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也很难说出一个总体上的特点。不同的学者经历不同,思想观念、艺术趣味、文字风格有别,写出来的作品就不会一样。不过学者的创作,在某些方面理性的成分可能会重一些;取材也可能偏向于求学经历或大学校园,喜

欢探讨一些哲理性强的人生或社会问题;创作方法和技巧,也会有一些讲究。这些,都只是一种可能,并非一定如此。

羊城晚报:作为现当代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专家,您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感性与理性会不会互相冲突?

於可训:当然会有冲突的时候。我认为,学术训练对一个作家的创作还是有积极影响的。一个作家从事过学术研究,在工作中接触到古今中外许多作家作品,熟悉各种文体和创作的方法与技巧,知道其中的得失利弊、腾挪变化,在创作中就会有意识地多方学习借鉴,增益其所不能,学术研究的经验也会帮助作家对创作对象和创作过程作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概言之,一是艺术选择有一个较大的参照系,二是方法、技巧有更多的取法对象,三是对创作的理解有更多的理性自觉。

羊城晚报:您平常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於可训:每天按部就班地写,主要写作时间在白天,晚上不写。与作学术研究比较,我觉得写小说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无须查阅很多研究资料,写小说有生活积累,主要靠艺术想象,不是靠材料证明。二是对所写的东西要有感觉,包括对语言的感觉,有时还要有点灵感。开头的文字和叙述描写,非常重要,灵感来了,感觉对了,接下去就写得顺利,反之,就难免是鲁迅说的“硬写”,“挤牙膏”。

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

羊城晚报:您笔下关于黄梅故乡的乡村教师、乡野故人的书写都有真实的原型吗?

於可训:大体上都有原型。写这些人物的生活故事,一是我熟悉,写起来方便,得心应手;二是这些小人

物虽然没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们对人生的执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失本真,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爱和善。

羊城晚报:为什么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鄂东南水乡作为您的写作原点?

於可训:首先,当然是因为黄梅是我的故乡,对故乡的感情使然。其次,就是鄂东南水乡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有写的价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社会转型期,旧的农耕文化在乡村还有很多遗留,人情风习不同于今天,在今人看来,都带有一点传奇色彩,用小说来表现,既吸引读者,也便于读者认识那个时代。

羊城晚报:为什么您会认为“不要把小说当作小说来写,要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才能写得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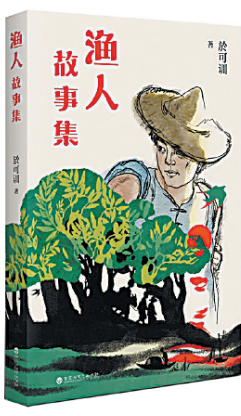
於可训:这个问题,涉及小说的历史和对小说这个概念的界定。我们现在所说的“小说”,是西方的文体分类法中的小说,不是或不完全是中国古代所说的小说。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小说”这个概念,也有小说这种文体,但跟西方所说的小说有所不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小说,属于广义的散文范畴。我们按西方小说的文体规定写小说已成习惯,但也有许多约束和不自由,既然如此,回到中国小说文体的本源,把小说当散文来写,也许能获得一种解放和自由。

羊城晚报:接下来您还会进行哪些创作尝试?

於可训: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就题材而言,乡野的,都市的,我都会写。我还是喜欢写我经历过的东西,由我的个体经验抵达众人的普遍经验。至于体裁和文体,很多朋友劝我写长篇,我暂时没有写长篇的打算。我不喜欢也没能力写太长的作品,中短篇将是我写作体裁的常态。在文体方面,我会继续作一些试验,除史传、传奇、话本外,还会从历史、哲学中借鉴取用一些



於可训,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著有《於可训文集》10卷,发表文学作品百余万字。



文化资源。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一个文史哲不分的混成体,文体创造转化的空间很大。希望通过努力,使我的小说能具有更浓的中国味儿,能为更多的中国读者所喜闻乐见。

当下阅读最重要的是学会选择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或“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的说法?

於可训:这是个很老的观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流行,改革开放以后,就被打破了。我在武汉大学参与创办过最早的作家班,后来全国又有很多大学办了作家班,招收了大批作家学员,这些作家学员通过学习培养,都有很大的进步,现在很多学校实行驻校作家制度,这可不是中文系培养作家,而是作家在培养中文系学生。这几年,创意写作十分火爆,驻校作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创意写作专业也确实培养出了一

批青年作家,可见中文系不但可以培养作家,而且能够培养出好作家。

羊城晚报:您的创作受到哪些作家的影响?

於可训:我是一个阅读兴趣比较广泛的人,古今中外都有我喜欢的作家作品,也许某个时期偏向于喜欢这些作家作品,另一个时期又偏向于喜欢另一些作家作品。在创作中,我不喜欢照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路子去写,我把我阅读、喜爱过的作家作品,都看作是我的精神营养,是我的文学修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对我的创作影响是综合的,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我自己也不能一一对应地指出来。

羊城晚报:能否对现在年轻人提一些阅读建议?

於可训:我不敢对年轻朋友们的阅读妄提建议,在这个知识膨胀信息爆炸的时代,不论什么阅读,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选择。不加选择的阅读,会得到只会是一团知识的乱麻,而不是人类文化的精华。



鲁迅是不是诗人?

散文从来就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似乎也没有严格的边界,只是在强调某种文体是散文时,就提示一下。从狭义的角度讲,《朝花夕拾》是鲁迅唯一的散文集,或叙事散文集;从广义的意义上看,鲁迅的杂文甚至书信也是散文。如此一来,鲁迅一生创作产量最为可观的文体就是散文了。而整个五四时期,体裁的分界也并不那么确定,散文的归类就更加庞杂,成就也十分突出。鲁迅曾指出,“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从另一个角度讲,无论是小说家鲁迅还是散文家鲁迅,读者和研究者又常常会感叹,鲁迅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在这一点上,大家都不按鲁迅的自述来评说,因为他多次强调,自己不擅长也不喜欢写诗。这非常有趣。

鲁迅的《野草》是打通散文与诗的界限的文体,于是被称为散文诗。鲁迅的叙事散文是获知少年鲁迅成长经历的宝贵资源,散文诗是透视成年鲁迅精神世界最为直观又异常复杂的镜像。鲁迅看似不经意写下的旧体诗,也为后世读者留下许多值得吟诵、反复传抄的“金句”。比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再比如,“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诗与散文,无疑是鲁迅创作的重要侧影。



低级价格战

这场号称“中国互联网史上规模最大的补贴战”,各平台相继宣布投入总计超过800亿元。市场监管总局对相关外卖平台开展行政约谈,要求企业规范促销行为,理性竞争。

为什么这场“似乎会惠及消费者”的价格战会引起普遍反对?在于公众看得很透,项庄舞剑,意不在“以用户为中心”,而是把价格战作为工具,以跑马圈地抢市场为中心。撒钱,这种最原始的拼抢方式,对一个经过多轮竞争已经形成“精且薄利”的商业均衡模式,已经显得很低级,也对市场有极大伤害。

又没人说外卖价格高,你打什么价格战啊?评论区一句评论很有意思,说到了要害:价格,消费者不在意,但平台在意啊——价格战之下,用户只是一种工具,哪一次价格战最终还不是让消费者来兜底?现在的补贴,可能会在今后以某种方式形成报复性的反弹。

为什么公众会反对?还有一种重要因素,这场价格战发生在全社会自上而下“反内卷式竞争”的风口浪尖,从学生到老师,从体制外白领到体制内员工,从教育到职场,卷学历,卷论文,卷实习,卷年龄,卷过劳,人们苦内卷久矣。

这种情境下,“反内卷式竞争”成为一种共识,也就是“一二三都停”,不要互相伤害了。



“塑料花”与“火山”

阿凯在一家商务公司的客户服务中心工作,工作涵盖撰写表扬、感谢、批评与投诉等函件。

人工智能崛起之后,大家都觉得阿凯逢其时。有同事在背后酸溜溜地说:“以前一字一句耗时费事地写,如今由人工智能代劳,弹指之间便完成了。阿凯现在来公司,只需跷脚喝咖啡。”

阿凯把一切的闲言碎语化成耳畔的清风。她不急不躁,过去是一字一句地写,如今依然是一字一句地写。人工智能闹声喧天,她充耳不闻。

她说:“赞美和表扬,必须发自内心的,才能显得真诚;批评和投诉,必须以我手写我心,才能感受到怒火的炙热。如果我由人工智能代笔,赞美的语言宛如完美无瑕的塑料花——文法正确、措辞优美,但却有一股机械的味道,欠缺温度;至于投诉,犹如火山模型,形状逼真,却看不见烟气。人工智能当然可以协助我写出措辞得体的函件,但它难以真正触动人心。”



故居在封底

2009年8月,《现代中文文学刊》在上海诞生,我出任主编。这份以研究中国近现代当代文学和文化为宗旨的新刊物,以怎样的面目示人?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就是它的装帧。我在封面上列出该期要目,刊名集自鲁迅的字,后改用韩湛宁兄设计的集现代文学杂志封面图;封二刊登与当期文章相关的作家手迹、书影等;封三介绍现代文学研究新著。那么,封底又该安放什么呢?

我想到了作家故居。作家的故居,无疑与他的创作生涯乃至具体作品有所关联。我决定在封底刊登作家故居照或相关地点照,以增读者兴味。且不说中文系学子,就是现代文学专家也未必到过这些故居。于是,《现代中文文学刊》创刊号封底刊出周氏兄弟北京八道湾故居照、第2期刊出郑新华作《伤痕》最初在复旦大学校园壁报上“发表”的壁报栏照、第3期刊出“新感觉派”大师施蛰存故居照……

而今,我的这个设计仍在《现代中文文学刊》继续。

黄昏时分,城市工地的吊塔仍未停歇。烈日退场,乌云压顶,天边仅存的一点金光透了进来。汕头常被称为“慢城”,可这座“慢城”也有自己的节奏,只是它不声张,也不停下。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wyb@163.com



广州“金三角”

在珠江和东江的交汇处,有个明显的三角地带,它与素有传奇色彩的番禺莲花山隔江相望,又与两江出海的必经之地狮子洋一水相连。当年,广州被确定为进一步开放城市以后,这里成了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们便称它“金三角”。

单就投资条件中最突出的交通而言,这里海陆空运都可以提供。我国南部最大的海港——黄埔新港就在开发区的边缘,8个万吨级泊位的港口码头可以利用,是国内与南亚、中东、欧洲、非洲各国海运距离最近的大口岸;陆上交通方面,广深公路就沿开发区边缘经过,铁路运输直抵黄埔港;如果想要空运,也不太困难,坐上一个多小时汽车,就可以找到目前中南最大的国际机场白云机场。再加上这里距广州市区不甚远(35公里),因此,华南这个中心城市便成了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依托。那里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有众多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汇集了全省80%的科技人员。难怪深圳特区人也情不自禁地赞叹:“这比深圳当年的起步要好多了。”

世界上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很多,但在当时国内,还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可抄、可套,很多东西都在探索。新成立的条法处,仅用半年就拟出了开发区管理条例、华侨投资优惠条例等一系列法则草案。“金三角”就这样建成,可以迎客了。



电灯与杀手

就像人类重大的那些发明一样,电力对人类的改变,也不是小文章可以讲清楚的,但搜索了一番,发现有一些记录下来的故事,留下了有趣的细节。

据说,100年前电灯点亮外滩时,围观的市民就有数千人,上海那时候有一份很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描述这一幕说,“黄浦江里的船工都停桨观望”,灯光将水面照如“碎银铺地”。电灯的亮度,让人感慨它像“奇异的自来月”,也有人用竹枝词来描述:“电灯地火照更深,海市居然不夜城。”

也像保守的人曾经恐惧照相机“摄魂”一样,上海的电灯刚出现的时候,也有人说电灯会“遭雷殛”或“焚屋伤人”,上海道台邵友濂曾下令华人商户禁用电灯。但在我听来最“妖”的是,有人也并不可怕这种新生事物,他举着旱烟杆,试图借电灯点烟……

外滩的礼查饭店,用电灯取代了四盏煤气灯;美记钟表行里,一盏灯便能照亮内外。电灯,无疑为这座城市当年商业的繁荣增添了光彩。

记得曾经去静安寺的百乐门,老经理说了一桩趣事:百乐门四周大厦云集,当年各家的专属司机,门前放下主人,就要去周围寻觅停车点。主人娱乐过后,预备回家,百乐门顶部的灯柱便会显示抵达的车牌号,以便主人上车,但竟然,杀手按照车牌提示出现了,于是,百乐门的这个“服务”便取消了。

现实的发展,证明了所有的想象和边界,本就是用来打破的。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拒绝流行】 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梅川随感】 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夕花朝拾】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 随手拍 图文 肖櫻细

黄昏时分